

IDEAT 理想家

CONTEMPORARY LIFE

Spécial

Create Together!

Alice Rawsthorn、Christophe Hutin、

ISHKAR、间则、蒋晟、肖磊、龙星如 ……

传递设计共谋者的共创宣言

Design & Art

Stockholm Design Lab 的设计实验

Theaster Gates 关于容器的叙事与修行

太空奇谈

Create
Togeth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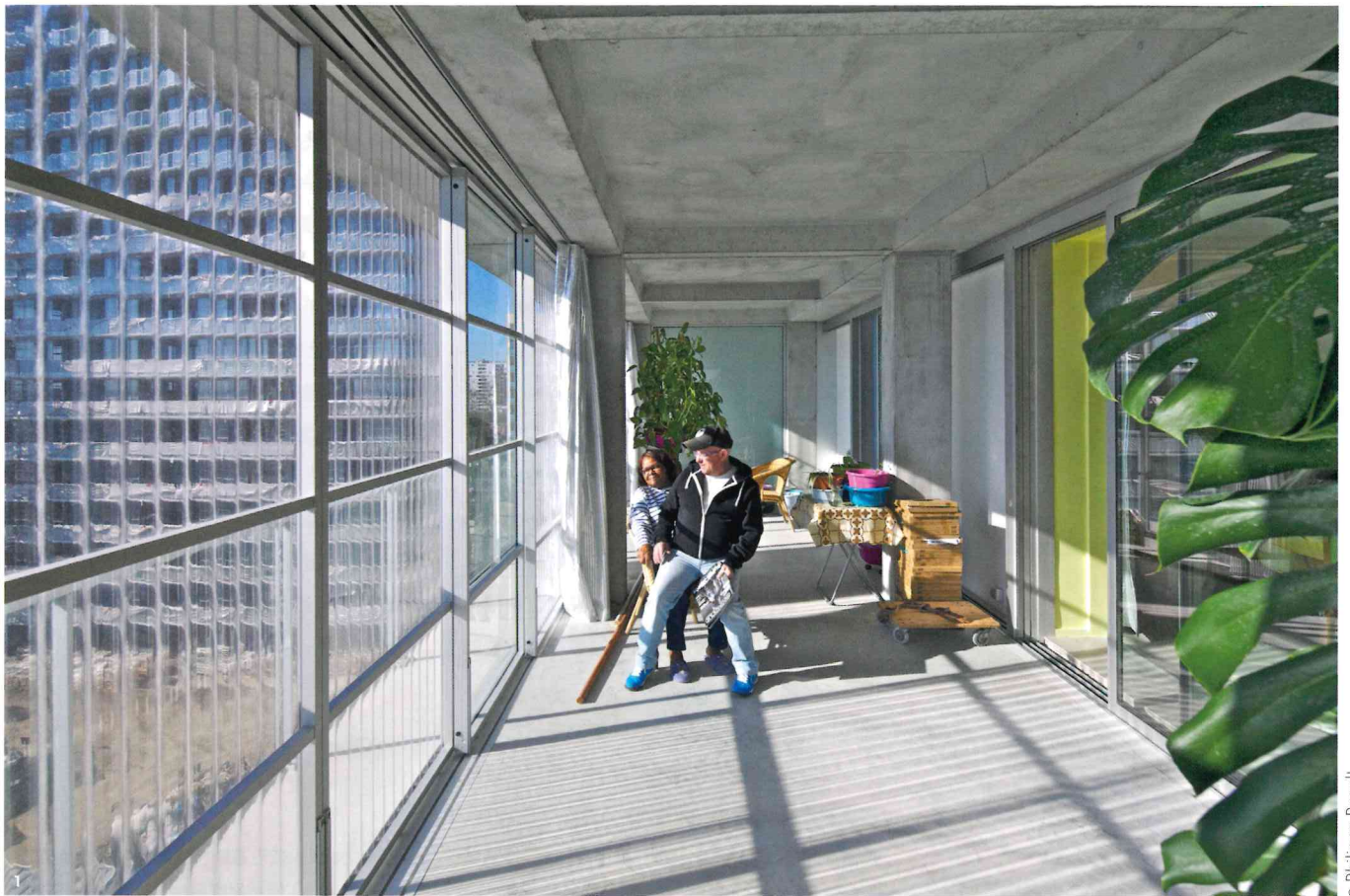
全国邮发代号：46-319

ISSN 2096-0093



9 772096 009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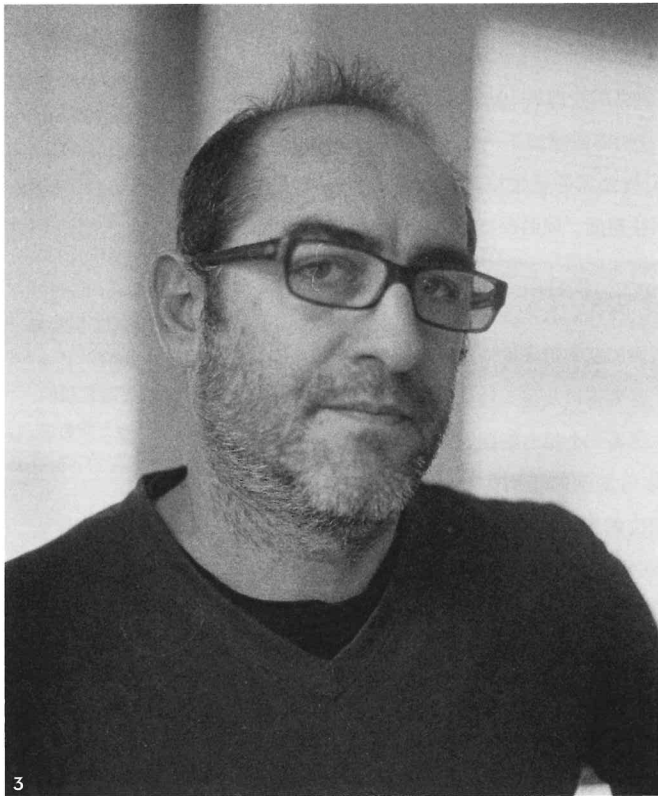
N° 073 - May 2021 - RMB 50 , HKD 60



© Philippe Ruault



© Philippe Ruault



Christophe Hutin 运行中的社区

今年的4月底，水城威尼斯依旧是空荡荡。在过去的一整年里，威尼斯一直就是那么空荡荡的，也没有诸如狂欢节那样的庆祝活动。通航的大型船只减少，倒是让这里的地基陷落问题得以解决。河水碧波荡漾，甚至连鱼儿也欢畅地游了出来！在这片微妙的寂静中，2020 - 2021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将如期于5月21日开幕。在此之前，我们连线了正在威尼斯忙于布展的法国国家馆策展人 Christophe Hutin，从线上走入他的“运行中的社区”。

采访、撰文 Franck Serrano / 编辑 Simone Chen / 图片提供 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法国馆、Christophe Hutin Architecture

在酝酿这篇文章的时候，代表着46个国家的建筑师们仍在努力工作。法国馆策展人 Christophe Hutin 是由法国文化部组建的评审团所选择的建筑师，他为法国馆带来的策展项目名为 Communities At Work（意为“运行中的社区”）。长久以来，Christophe Hutin 一直致力于在没有建筑师的指导下进行空间建设，这是他的一项爱好，他在观察和运用经济手段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他的方法。

第十七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指导主题由总策展人 Hashim Sarkis 提出，即：“我们将如何共同生活？”（How will we live together？）当今世界正在面临多重挑战：

人口过剩、资源枯竭、气候变化、各种不平等现象……而这一届的建筑双年展则意图对于将场地、建筑师和居民之间联系起来的“空间契约”概念提出疑问。今年，在全球新冠阴影的笼罩之下，疫情将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居民不同程度、不同时间长度地限制在建筑内，于是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无疑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即将在2021年5月21日揭幕的这届双年展原计划于2020年举行。然而，全球新冠疫情的蔓延与加剧使得国际旅行成为奢望，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几乎扰乱了所有人的活动进程。于是乎，所有建筑双年展的参与者也不得不即兴发挥，在这个暮春时节向观众展示

1、2、4/ 在波尔多的“大公园”（Le Grand Parc）项目中，扩建部分的每间公寓都拥有“冬季花园”与露天阳台。该项目由2021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 Lacaton-Vassal 建筑事务所与 Christophe Hutin 共同完成。

3/ 长期居住在波尔多的法国建筑师 Christophe Hutin 是本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法国馆的主策展人。



© Christophe Hutin



© Christophe Hutin

建筑师们的主张，尽管活动安排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并且受制于各个国家的防疫政策。

建筑师技能和居民愿望

“我们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即兴创作以达到我们期望的效果，我们的项目包括在四大洲拍摄视频。虽然不能同拍摄团队一起去我们想去的地方，但我们想要做的大部分事情还是可以完成的。当航班停飞时，我们做了开展建筑项目时所做的事情，那就是将注意力放到建筑的居住者身上。”将在法国馆展出的“新兴社区”项目采取了一个相当激进的决定，即不建造任何东西，不从形式、墙壁、建筑或框架角度出发，而是从居民的角度来看待建筑的空间体验。“我们将在展馆中展示一个沉浸式视频设备，视频突出了居民的重要地位。通常，当我们谈论建筑或介绍建筑项目时，我们既不会谈论终端用户，也不会谈及他的生活，而我们的建筑实践则恰恰相反。”在策展人 Christophe Hutin 看来，建筑实践的重点在于建筑的人文层面，这是由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结构能力或剖面图所赋予的。他解释道：“我想提出一种不那么具有论证性的建筑方式，讲述居民的生活。既然建筑可以用来参观，那么，我想为游客提供一种空间体验，能够看到居住者的需求最终如何被满足。我的建筑实践的基础就是如此，它是建筑师技能和居民愿望之间的不断来回。我们通过实地考察、观测、调研，在开始时没有任何事先进行的计划。在

过去的 20 年中，我们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方法。”

“比如，在波尔多的‘大公园’(Le Grand Parc)项目中(与 2021 年的普利兹克奖获得者 Lacaton-Vassal 建筑事务所合作进行)，我们彻底翻新了一套 20 世纪 60 年代的社会住房。我们将公寓的居住空间扩大了一倍，使居民有了充足的居住空间，同时保证了租金水平不变，并为相对条件较差群体提供了在法国波尔多可以想象到的最好的景致之一。在我们看来，与其摧毁这种住房，不如提议进行翻新或加造建筑表皮来纠正最初的建筑错误，这样会更经济、更生态以及更人性化。在建筑领域以及建筑师群体中，这是一个相当新颖的方法。”

Christophe 继续用案例向我们佐证他的方法论：“正如我们在河内研究的案例和在威尼斯展示的案例那样，如果许多建筑师不考虑这种扩展的方式，居民会自然而然地去进行扩展。在他们的生活中，时常会因为出于自身需要而在建筑框架上增加扩展的部分。对我们来说，将现场调查和波尔多的工作进行比较似乎很有趣。在越南，这是一个没有建筑师参与的建筑，然而效果非常好。在波尔多，我们也在利用我们建筑师的技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做着同样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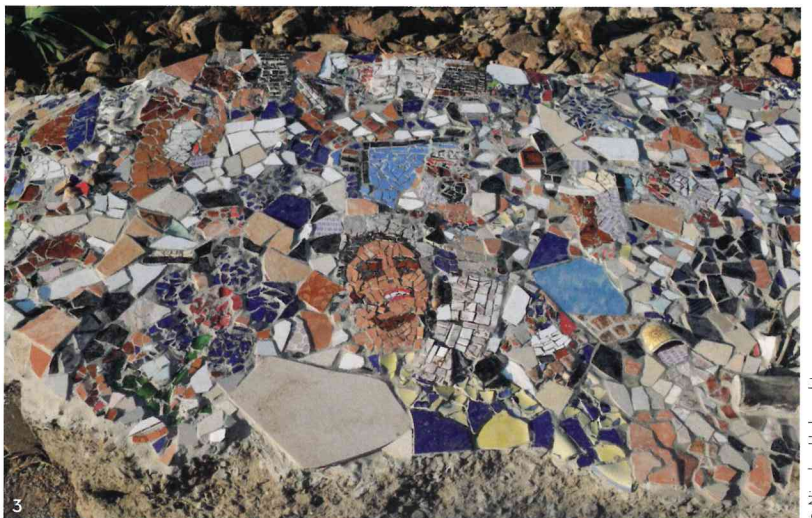
上文提到的视频设备采用了三面银幕程序，这种程序曾在法国导演 Abel Gance 指导的电影《拿破仑》中使用过。因为没有专业建筑用语的注释说明，所以反而容易被居民理解，给他们一种专属于他们的空间感，并展示了放松和欢快的时刻，同时也从终端用户，即居民的角度展示建设过程，而不是从专业的角度进行展示。Christophe Hutin 为了保持连贯性，也创新性地在双年展上为弱势群体发声。当他被要求制定一份贵宾名单时，他在名单中填上了居民的名字(大部分为社会弱势群体)，而不是按照传统，邀请各界名

1-2/ 被展出的 SKY 孤儿院项目是由 SKY (Sweto Kliptown Youth) 协会发起建造的，该协会是在 1987 年由 16 岁的 Bob Nameng 创立的，旨在向柯利普城周边的孩童提供帮助以及住处。图为项目的 Learning From 工作坊进行期间，正在为之工作的索维托柯利普城 (Kliptown) 居民。

3/ 在建造 SKY 孤儿院的 Learning From 工作坊中，居民们自发创造的马赛克拼贴画。

4/ 法国 Beutre 两处建于 1968 年至 1970 年间的应急建筑里的移民劳工一直试图超越他们不稳定的生存状态，并积极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图为此地居民的住房与他们的自然苗圃。

5/ 底特律西南街区的公共站点，这也是 Christophe Hutin 在 2013 年所参与的一个美法文化交流项目。



3

© Nicolas Hubrecht



© Marrion Howa



© Christophe Hütin



1、2 / Christophe Hutin
Architecture 的建筑项目
Séchoir。

3、4/ Christophe Hutin
Architecture 的建筑项目 Les
Hauts Plateaux。

5/ Christophe Hutin
Architecture 的建筑项目
Vacherie。翻新或加造建筑
表皮，而非简单粗暴地摧毁，
这是建筑师重要的实践基础。

流、布列塔尼企业家或是其他一些“意见领袖”。同样，代替电影《拿破仑》出现在三面屏幕上的，是那些通常在建筑杂志上看不到的普通人。

“这涉及到在展览场景设计中运用经济原则，文件中所叙述的经验就是经济原则。”而 Christophe Hutin 并没有止步于此，为了节省资源，对展览素材进行再利用，他还采取了另外两项措施。相比于怀揣良好的意愿，提出“拯救地球”解决方案的艺术或建筑双年展却常常会背离初衷，需要花费巨额的材料支出，而这些材料往往在展会闭幕后就会成为废品。Christophe 在第一时间得知自己被指定为法国馆策展人时，就立即与前一年艺术双年展日本馆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回收他们使用过的材料。他还设计制造了长椅，放置在展馆里供公众使用。双年展一旦结束，这些长椅将被赠予威尼斯市，并作为“高水位”期间的人行桥。

建筑师和水手

Christophe Hutin 曾在中国旅行，在他的视角中，法国建筑与清朝以前的中国建筑相当接近。他承认他从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和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的作品中获得了灵感，而李渔尤其是日常生活艺术的天才，同时也是园林、家具、戏剧和小说的创作者。

多年前，Christophe Hutin 首次亮相后就深获欧洲建筑界认证机构的一致好评，但他拒绝了很多邀约。他是 21 世纪全球化时代中的“明星建筑师”，并从一个“有前途的年轻建筑师”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媒体沉默者。他耐心地拒绝，拒绝那些能够为他带来财富但他本人不感兴趣的项目。他在气质和工作方法上与王澍非常相似。王澍在杭州西湖的一个小岛上韬光养晦，寻求



他自身的方法。恰巧，Christophe Hutin 也是一名“水手”，他同时还是一名善于处理不确定因素的高手。17 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用这样的话来表述对真理的探索：“我常常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什么，这几乎成了一种信念，然后我以为自己到达了一个安全的港湾，却发现自己被扔进了大海。”

在欧洲，这种启发式的做法形成了当前的建筑景象，其现今属于乡土建筑（或有机建筑）的范畴，包括所有的建筑活动、建筑遗产，甚至豪斯曼男爵提出的规划逻辑。Christophe Hutin 将其简单化地总结道：“建筑与规划间的关系不如建筑与宇宙学的联系。”这是一个水手的想法，也就是说，水手置于一个不稳定的居住地中（水流中），并受到头顶上方危险（风）的影响，在不稳定的居住条件下，除了保持路线和保障船体安全，其他毫无选择。这与最近的现代主义建筑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勒·柯布西耶在巴西上空飞行时，可以画出未来的城市。他这种不稳定的居住地让他更加顾及他的载体。总之，那就开始建筑吧！

一个崭新的时代显然摆在我们面前。“自从我成为一名建筑师以来，我一直想对建筑进行解构。”在“运行中的社区”的提案，有一种表述行为上的精致性，另一艘不稳定的船上可能也会回响着这种声音，这艘船就是古老的威尼斯，它的灯塔向我们眨眼，在噪音和混乱中，它设定了某种节奏，并已经证明了自己，因为它还在那里。

⑩